

蘆葦

／雪莉

蘆 大哥在雨中騎車準時地來到我家，一坐下便與外子談個沒停，連茶几上的一盤削好的水果都不曾吃上一口。我安靜地坐在外子旁，聽他倆傾談著彼此在工作上的苦與樂，分享著生活裡的經歷。

他快五十歲，溫文爾雅，從外表看不出他是工人出身。他終於停下來喝一口已經放涼了的清茶說：「噢！你們家真暖和，我可否脫下毛衣？」那份客氣在國內是少見的。他坐在背窗的沙發上，雙手一直交疊放在膝上，看來十分舒適。我多次催他吃點水果，他只點頭，而手卻沒動，似乎今午只為要與外子暢談而來。

他忽然放開雙手，在空中比畫著：「我兒時的家是一所很大的教堂。我父親和五個同工都住在裡面，非常熱鬧。我和弟弟剛懂事吧！父親便因一些宗教運動而被關進了監獄。我清楚記得，母親一手拖著我，一手提起一只鐵箱，背上弟弟悄悄地離開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個家。日子雖然艱苦，可是媽媽總是哼著詩歌來幹活，似乎沒有愁煩能難倒她。神沒有丟棄我們一家，在別人家寄住了幾年後，父親也被放回了。」他閉上眼睛，努力在思索這些往事所發生的年份。

「噢！那時我尚未出生呢！」外子打趣地說。

他搖搖頭繼續說：「那時的日子相當悲慘，全國在鬧飢荒，我們把能典當的東西都賣去了，換來幾隻小羊，在後園辦起一所小農場。神真祝福我們一家，那些羊產奶可多啊！不單是足夠養活我們一家，

還有盈餘去買幾十隻雞。雞又不停下蛋，真是豐富；父親為了不忘神的照顧，在門前掛了個名牌『蘆葦農場』引自聖經裡的——壓傷的蘆葦，祂不折斷。」

「那是見證神的恩典啊！」我從心裡叫出來。

蘆大哥定睛望著我說：「正是的，那想到因這個名字卻闖出禍來，一班以前常到教堂來聚會的人，他們早已放棄了信仰硬說我父親是個死不認錯的人。在獄中沒有改過，還在打起旗號來宣揚宗教。可憐我的父親又被關起來，所有家當都被沒收。」

我聽至此，心裡在淌淚，想到昔日的忠人僕人，是如何地勇敢為真理而吃苦，怎料到蘆大哥卻笑起來說：「是神的恩典啊！祂用手保護了我父親的生命。若不是早放在牢裡，又豈能逃得過舖天蓋地的文革大風暴呢！多年的牢獄生涯果真把他壓傷了，卻沒被打斷哩！」

外子感觸地說：「往往在黑暗的日子裡看不見神的手，可是回頭一看，卻是到處見到神的恩典。」

蘆大哥不斷地點頭：「真的，若要數算神的恩典，恐怕數到天亮也數不完。」

他望望腕錶，怕太打擾而起身告辭。我們目送他出門，彼此堅固大家的信心；並邀請他下次再來訪，大家好細訴神的恩典。